

# 半个世纪的师生情

——一位可敬可亲的好老师和她的学生们的故事

我们讲的是一个绝对真实的故事，它最初发生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也就是刚解放几年的新中国，却一直延续到 21 世纪的今天。

故事讲的是一位可敬可亲的、像妈妈一样的普通的中学教师、班主任和她的一个初中班级的全体学生在初中三年的时间里结下的情谊，并在后来的几十年中延续了这种情谊。这是一种胜过母子情的十分真挚动人的感情，这是一种时间也隔不断的永恒的感情。

## 是老师也是妈妈

1953 年，我们这群孩子考入了四川省资中县第四中学（即原来的历史名校岭南中学）。记得那一天，在热切的盼望中，我们等来了一位瘦瘦的梳着两条小辫的青年教师。她脸上带着微笑，两眼深情地注视着我们。她就是让我们一生也忘不了的我们 56 级 3 班的班主任刘桂香老师。

那时，刘老师刚从师范学院毕业，分配到我们学校任数学教师并兼任初 56 级 3 班的班主任。刘老师的数学课上得生动有趣。在不知不觉中，她把我们引入了知识的殿堂。记得那时同学们有空就在讨论数学问题，尤其学几何之后，几乎是着了迷，班级里学习的风气十分浓厚。吴本淳同学晚上睡觉息灯后还在自己肚皮上划几何图形，证明两个三角形全等。这既是流传在同学中的笑话也是佳话。作为班主任，刘老师很注重树立良好的班风。她亲自带领我们参加各种文体活动，从中培养我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刘老师虽然并不善歌唱，她还是常常很认真地教我们唱歌，比如有一次教我们唱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歌“.....我们向祖国宣誓，我们的青春，我们的生命，献给你亲爱的祖国，.....”，这些歌词激励着我们每一个人，激励着我们努力地为祖国工作了几十年，直到退休。我们全班大合唱“在太行山上”还曾获全校一等奖。刘老师也很注意教育的艺术性，记得有一次去银山糖厂参观，去时乘的火车，回来是步行，有些小同学走不动了，渐渐地落在了后面。刘老师始终陪伴着他们。她见我班最小的苏荣辉实在走不动了，就对一位较大的男生说：“你看看

有谁需要帮助吗？”那位大同学朝周围看了看，发现苏荣辉一拐一瘸的（她脚底磨起好几个泡），于是背起苏荣辉就跑。她常常就是这样启发我们，让我们自己去想明白该怎么做。

刚到校时，刘桂香老师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未出嫁的姑娘。但她担任班主任后，在一群十二、三岁的孩子面前，却努力地去充当了一个很有经验的妈妈的角色。不仅要让每个学生掌握知识，还要体贴关心每个孩子健康成长。她对自己班上的每一个学生都倾注了满腔的心血，用心去关爱每一个学生。

由于家境的原因，当时刘桂香老师身体很瘦弱，特别是关节疼痛长期折磨着她。但为了同学们的健康，每天天不亮，她就带领我们到校外狭窄的街巷跑步（那时学校的操场很小，校外也没有跑步的地方）。大家看到她跑完后疼痛的表情，都劝她不要跟我们一起跑了。可她坚持认为：为了同学的健康和安全，她必须天天和大家一起跑。

在她负责的这个班里，绝大多数学生家境十分贫寒，还有些年龄较大的解放后才能上学（当时称他们是读“翻身书”）的穷孩子。虽然当时学校的伙食费每月只需4.5元，但在月初交不起伙食费的学生为数不少。为了让班里每个学生都能坚持上学，刘老师总是毫不犹豫地用自己微薄的工资做抵押，替这些学生作担保，如果担保期满后有的同学仍交不上伙食费，学校就要扣刘老师的工资。还有的同学觉得不能拖累刘老师，在校内搭伙有困难，只能利用星期天回到农村，从自家地里挖红苕挑回学校，在校外的河坝上，自己架锅拾柴煮红苕汤吃。刘老师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疼在心里，对于自己不能给予更多的帮助感到十分内疚。

刘桂香老师就像一个勤劳的园丁，细心地呵护每棵幼苗，辛勤地浇灌雨露，希望每棵幼苗将来都能成材。我们和刘老师之间除了师生情外，渐渐地产生了像母子一样的感情，她成了这一群与困苦抗争的孩子的希望与靠山。

记得当时班上有位女生叫张自英，因病导致身体十分虚弱。刘老师的经济条件也十分困难，又赶上她坐月子，就更困难了。当她知道张自英的身体状况时，割舍不下心中那份牵挂。便毫不犹豫地将张自英同学接到她家，每天和她一起吃饭，将她本来不富裕的营养分一半给自己的学生。在刘老师的精心照料下，当老师出满月时，张自英也调养得面色有了红润。王永成同学因为家庭困难提出退学，刘老师只身一人来回步行近200里到他家动员王永成的父母支持他上学，刘老师还答应替他

交学费，王永成才能和我们同窗度过了初中三年。每当我们回忆这些往事时，我们的眼睛就会变得湿润，我们深深地思念着我们的好妈妈。

56(3)班的学生毕业很多年后，刘老师仍然关心着他们，关心他们学业和事业上的成功与挫折，以及他们个人生活甚至婚姻恋爱。我班有一位女同学，大学毕业后在个人婚姻恋爱上遇到较大挫折，当时情绪十分低落。刘老师知道后，就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开导和帮助她，使她尽快地走出低谷，并较好地解决了婚恋问题。

刘老师共有四个子女，老大周力和老二周瑾是在我们读初中期间出生的，因为班上同学和刘老师特别亲密的关系，周力和周瑾也都和同学们象亲兄弟一样，蓝哥哥、邓哥哥、王哥哥、张姐姐、苏姐姐、邓姐姐等叫得特别亲热，而且叫了几十年，50年后当周力成了四川外语学院的教授后，仍和当年的这些哥哥姐姐们保持着联系，是一位伟大的母亲把我们连在一起了。

### **她播下了爱的种子，收获的也是爱**

她对同学真诚的爱心换来了同学对她几十年的深切的怀念与爱戴。

从1960年冬天开始的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中国人民遭受了极大的苦难，四川省更是重灾区，到处都是饥饿和死亡。这时期的刘老师和她的丈夫周秉峰老师一起拖着四个嗷嗷待哺的孩子，生活十分艰难。就在这困难关头，原56(3)班的几个学生没有忘记我们的妈妈，给她背去了一背篓红苕。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的人可能不知道这一背篓红苕的意义——在当时，它意味着希望，意味着生命，关键时刻它可以挽救一个人甚至一家人的生命。

1966年的那场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席卷到了每一个县城和乡村。时任资中驷马中学校长的刘桂香老师也没有幸免于难。她被那些让文化革命火焰烘烤起来的不懂事的娃娃剃了阴阳头，腰也被打断（骨折）了。为了避免进一步的折磨，刘老师被一些学生藏到一个红卫兵找不到的地方，在床上躺了几个月。也就在这时原56(3)班的学生——一个她曾经给予无微不至关怀的孩子，从外地赶回资中，冒着被红卫兵抓去的危险，找到了刘老师住的地方，去安慰和陪伴她。

当年在刘老师精心抚育下成长的学生如今也都成了年过花甲的老头老太太了，但这些“老学生”们一刻也没有忘记五十年前的班主任妈妈。刘老师永远是我们的

可敬可爱的母亲。刘老师现在身体很不好，她的学生们更是时常惦记着她，时不时就会给她打电话。有的同学还从外地专门去看望她，给她一些经济资助。56（3）班的同学只要碰到一起或电话联系时，总是师恩难忘，无一不谈及当年的刘老师，谈起对这位班主任妈妈的深切怀念之情，这是班上同学永远也说不尽的话题。

### 老师留下的“无价宝”

当年 56（3）班的学生现在大多已退休，但他们都曾是战斗在祖国各地各行业的工程师、技术员、教授、医生、优秀工人农民或管理干部。他们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过不可磨灭的贡献。有的学生还参军甚至为国捐躯了。无论干什么工作，他们都是那样兢兢业业、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为国家尽力。当他们退休后回首往事时，无不想到刘桂香老师在他们的人生观的形成中，在他们一生的工作中起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她对工作的极端热诚、她对每个学生发自内心的母爱，她为教育事业兢兢业业的精神，对我们的成长产生过很大影响。她几十年如一日地辛勤耕耘，为祖国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优秀的人才。

曾在上海一所中学当教师的原 56（3）班的廖晓珂同学回忆道：每当我面对我的学生时，我就告诫自己一定要像当年刘老师爱我们一样来爱我的学生。在清华大学作教授的尚仁成同学，近年来主持了一个教学改革项目——在清华大学建立和发展培养优秀拔尖人才的“基础科学班”，工作很有成效，在国内、外都有较大影响。清华大学很多人都说尚仁成呵护“基础科学班”比对待他自己的孩子还精心。尚仁成却认为：这一切都是我初中的班主任刘桂香老师传给我的。在首都机场工作的黄达基很长时期负责安排元首班机，这是一项一丝差错都不能允许的工作。每次他接到任务后总是精神高度紧张，但他总是那么尽心尽力的工作，多少年如一日，从未出过一丝纰漏。他也认为：“这和刘老师对我们的培养密不可分”。

刘桂香老师是一个普通的中学教师，普通的班主任。她做的事情看起来也很平凡。但正是这种平凡孕育着伟大的精神，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优秀人才，开创了我們伟大的事业。

根据原资中四中初 56（3）班同学回忆整理  
尚仁成初稿，廖晓柯、苏荣辉修改